



特別十六歲

輪到小賢(蔡銘賢)同學出場了。他落落大方地坐在鋼琴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白色的校服上，帶有紫荷花圖案的紅色標誌格外醒目。只見他微微地側過臉，點了一下頭，指尖便落了下去。頃刻，音符開始在琴鍵間流淌，年少的心事、美麗的憧憬、夢想中的七色彩虹，都在這一個時間和空間匯聚，是《少女的祈禱》——小賢用了幾天的時間，就把這首曲子練得有模有樣，真心不易。曲畢，台下掌聲雷動，暖意融融。

一星期前，小賢和30多名香港中學生一道，到內地開展暑期研學。出發前，當得知將在中國最大的邊境城市丹東與同齡人開展交流時，小賢主動請纓，說可以彈奏一首鋼琴曲，既可以作為對接待方的答謝，又可以當做送給內地同齡人的特別禮物。作為帶隊老師，我對小賢的這份主動很是欣慰，鼓勵他彈奏自己熟悉且拿手的曲目。小賢很細心，出發時，他「推動」我去多了解一些交流方的情況。當得知同齡人來自丹東市特殊教育學校，是一群身殘志堅的孩子時，小賢決定演奏《少女的祈禱》這首帶著美好和希望的世界名曲送給他們。可是這首曲子小賢並不熟悉，甚至有些陌生。但他一路北上、一路苦練，直到上場前，我也還是為他捏了把汗。

主持人問小賢，從香港到東北，有什麼樣的感受。這個來自中華基金中學的四年級男生，俏皮地用東北話回答：「賊好！」他還告訴主持人，到丹東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丹東港公司的幫助下，看到了歷史課本裏的那條鴨綠江，這讓他的16歲格外不同。

是的，2024年8月8日，這一天是小賢16歲生日，他說：「真是太特別了！」



◆中華基金中學蔡銘賢同學在丹東代表香港中學生表演鋼琴獨奏《少女的祈禱》



書展搭港穗文化橋

穗海珠書屋首次登陸香港書展，由親子朗誦名篇《岳陽樓記》展開活動序幕，為現場大小觀眾迎來一道跨越香港及廣州的少兒文化彩虹橋。

台上海珠區的紅茶書屋，一眾身穿漢服的美少女，舌燦蓮花，口吐雅韻，灣區誦讀之親子文化交流研學活動啟動了，在會展「世界文化藝術廊」舞台上展演，令現場觀眾矚目觀賞。在「漢服雅韻 灣區誦讀」活動中，來自廣州海珠區婦聯的「小扣子」漢服書香隊員們，像從古代走進會展來，伴隨着悠揚樂韻，以純美真摯之朗朗書聲，誦讀《靜夜思》、《小兒垂釣》、《行路難》、《水調歌頭》等多首精彩的古詩詞，博得台下熱烈掌聲及照相機閃燈不斷。

何浩瀚等6位少兒所演的短劇《寶圖裏的南越國：秦定嶺南》，更贏得滿堂喝彩！小小年紀的張博皓，朗誦《憫農》及《賦得古原草送別》具朗誦家風采！

以上出色表演精彩紛呈具魅力，觀眾駐足觀賞及熱情地與表演少兒們合影，婦聯主席蔣薇老師表示，通過「紅茶書屋」活動，開心有緣結識



◆活動現場。作者供圖



黃霑推崇周聰

筆者自小就把聽過的國粵英語名曲都記得爛熟。近年資訊科技發達，小時候沒有機會聆聽的名曲都能在互聯網上找到。潘老頭這就乘機補充一下時人談粵語流行曲時較為重大的遺漏：

(一) 香港粵語流行曲繼承粵劇藝術中的粵曲小調，第一批作曲家(含演奏家)、作詞家和演唱家差不多都來自粵曲粵劇界。

(二) 上世紀七十年代以前，香港粵語流行曲的曲詞都不存在「本土意識」。「獅子山精神」要到了八十年代香港電台電視部名劇《獅子山下》出了新的主題曲，然後黃霑(1941年-2004年)填的歌詞再要許多年之後才被認為「獅子山精神」。七十年代《獅子山下》的主題音樂採用了粵樂大師呂文成(1898年-1981年)的《步步高》，既沒有香港「本土意識」，連「獅子山精神」都未產生。

(三) 除了廣東音樂之外，作詞家選用到國語時代曲、亞洲各國民族音樂、歐西流行曲等等來譜上粵詞。

(四) 七十年代粵語流行曲的聽眾暴增，許多原本演唱國語歌或英文歌的歌手都唱起粵語歌來。

(五) 曲詞除了有格律詩詞韻

味的作品以外，還有具備散文詩風格的白話入詞，並且不是由黃霑開始。

今時此間有不少論者侃侃而談，如果於粵語流行曲的作詞家只知道黃霑，那麼這些論者都不能算是資深的、合格的聽眾！這有點似不少人「扮」研究粵曲粵劇唱詞，卻翻來覆去只知道唐滌生(1917年-1959年)，甚至只知道「唐哥」編撰的「任白戲寶」！同樣應該回家從頭再學欣賞我們這些寶貴的嶺南音樂說唱文化。

談到黃霑的貢獻，不可不提他最推崇的周聰(1925年-1993年)，黃霑甚至尊稱他為「粵語流行曲之父」。此周聰不同彼周聰(1932年-)，彼周聰早年是粵語電影明星，後來參演過大量電視劇。而此周聰集作曲家、作詞家和演唱家於一身。本欄兩年前介紹過他以英文《啄木鳥之歌》(The Woodpecker Song) 譜上粵詞的《廚房之歌》，因為曾有小朋友問到「粵語文學」，便舉周聰此作為例。當中：「同合作試學煮飯/同結心似蜜似糖……亮亮着快樂火焰/甜與苦我願去嘗。」就很有散文詩的味道。

看來潘老頭又要「白頭宮女說玄宗」，談談粵語流行曲的體會，算不上研究。

「淺談粵語流行曲」之三，完



風一回頭 時間就醒了

在鄉下，一個人一不小心就會和風撞個滿懷，如果是溫柔的風，那聲音輕柔得如同乳燕的呢喃。儘管你無法看清風的樣子，但是你一定能夠感覺到風的存在，樹梢晃動、旗幟飛揚、水波輕蕩，這些都是風留下的腳印。

風一回頭，沉睡的時間突然間就醒了，那些背對着時間奔跑的事物便在風吹中次第顯現……

秋日的風吹中，柿子樹上的一抹紅燃燒得正旺，兩三隻長尾巴的花喜鵲正在樹上啄食，旁邊是兩棵棗樹，樹枝上垂下了一個又一個鵝蛋大小的紅棗。

冬日的晚上，風會呼嘯着吹過來，風跨過河面，越過堤坡就抵達了村莊。雖然有土牆和柵欄遮擋，風依然會貼着牆根兒鑽進院子，然後從窗縫擠進屋內，煤火台上的火星伴隨兩聲脆響在風中眨了幾下眼睛。

一個老人在風中打了個趔趄，風揉亂了他頭上的白髮，其實一個在風中行走的白髮老人可以給人以警醒。老人在風中行走，步履蹣跚目光卻依然堅定，歷經滄桑但不泯滅熱情的人總能贏得人們的尊重。

燈醒了，一個村莊就有了生氣，漫漫冬夜，一盞亮着的燈，能抵擋外面的涼風，讓靠近村莊的趕路人不再感到寒冷。喚醒村莊的不僅僅是燈光，村莊常常被一些熟悉的聲音喚醒。清晨，微風輕輕敲擊窗櫺，

主人推開房門走向雞舍狗窩羊圈，這時候雞舍和羊圈的柵欄尚未打開，雞叫聲、狗吠聲、牛羊脖子上的鈴鐺聲，還有賣豆腐的吆喝聲、賣肉人敲擊的梆子聲便次第傳來。

年少時，我曾經站在長堤的門口等風來，有時候等了很久也沒有等來一絲風，我站在堤坡的大柳樹下遠眺，直到太陽落山，星星綴滿夜空。風吹來的時候，河面蕩起皺紋，堤坡上的樹搖動了身姿，我伸出手去想要抓一把風握在手中，可是風貼着我的手指溜進了村莊。

長堤留這個口方便了人畜的出行，也方便了風的進出。風經常在夜間吹着號子闖進來，在深夜裏，風吹的號子異常響亮，似乎是遠去歷史中人馬的嘶喊聲，古老的歷史抖擻身形，在一個冬夜隨風而來，又隨風而去。

我在電視上見過，西北地區牧場上長大的男孩兒站在曠野中伸出舌頭品嘗風，他借舌頭感知風中的雨腥氣以便對天氣做出預判。在豫北平原長大的孩子是不會伸出舌頭品嘗風的，我會在飄雪的日子裏，站在院子中間，伸出舌頭品嘗雪，雪花落到舌尖上，一絲涼意瞬間竄到鼻翼，我忍不住打了一個噴嚏，趕緊折返屋中。

擰着勁兒颯起的黃風真正起來的時候，大人和小孩都把嘴巴閉緊了，他們並不是害怕風大閃了舌頭，而是害怕嘴巴裏填滿塵土。

夏日的清晨天早早就亮了，隔壁的胖娃喊我去野外撿蟬蛻，我望了一眼腳上的新鞋擺了擺手，我可不想草葉上的露珠將我的新鞋打濕。奶奶看了看我，笑着說跟胖娃一起去吧，今天的草葉上不會有露珠的，颯了一晚上的風天亮時才停。

風居然還有這麼神奇的功效。我想起昨天早晨他們在樹林裏撿蟬蛻而我蹲坐在堤坡下看露珠的場景。晶瑩的露珠在絲絨般的花瓣上滾動，青草深處的幾片葉子上也蹲伏着幾滴露珠，草葉在微風中起伏，露珠猶如耀眼的星星。一顆露珠容納了整個原野，包括天上的雲彩，那一刻我甚至認為一顆露珠裏藏着整個世界。我和胖娃每人手持一根竹竿走向了野外的樹林，樹下的草葉上果然沒有一滴露水。那一刻，我更加喜歡鄉野的風了，原來鄉野的風也有脾氣和態度，溫潤的風、潮濕的風、熱軟的風、乾冷的風，那些遠去季節裏停不下來的時光裏藏着不同性格的風。

有一次返鄉，站在堤坡之外的曠野，我大聲誦讀了徐志摩的一句詩，「我不知道風是在哪一個方向吹。」天地不言，草木無聲，曠野之下，風竟然沒有回應我這個歸鄉遊子的表白。入夜，風聲漫過村莊，將天上的星星捲入了雲層，這個時候，我希望所有和童年相關的記憶都能夠乘風而來與一個渴望找到它的人相逢。



新一代運動員的人生規劃

上周末大家仍追趕着欣賞巴黎奧運賽事，沉浸在港隊奪得二金二銅的賽果中，重劍金牌得主江旻憓已宣布新的事業開始；何詩蓓凱旋歸來時表示將來希望在心理學上發展。實在讚賞新一代運動員在人生規劃上的高瞻遠矚，為自己開拓不同的前路和選擇機會。

回望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窮困人家為了讓子女有一門專長可在未來日子養活自己，有些人會送年幼子女去拜師學戲、學武、學手藝，長期跟隨師傅，和師兄師姐們一起長大，嚴守師門規矩，有人甚至錯失了姻緣。在未有強迫和免費教育的年代，不少人錯過了學習其他知識和接觸更廣闊世界的機會，以至終身僅得一門專長。雖然當中大部分人都能靠這專長餬口，少數人更因而名成利就，但一生一專長的路走來分外困難，他們別無其他出路，也無更多的知識發展，失意者只能換來嗟嘆。

社會進步，令人們的價值觀改變，也

有無數的學習機會和選擇，縱使家庭經濟不佳的新一代，仍有不少發展個人興趣的機會，貧富者成功與否同樣視個人是否願意付出足夠的毅力和犧牲。

上一代的經驗換來下一代的反思，比如運動員，之前一頭栽進運動生涯的成功運動員，在過了體能的最佳期，大多充當教練。惟學習者眾，教練需求少，又是另一場競爭，況且年紀還輕也需養家，如何面對後繼人生，是年輕全職運動員的重要課題。

新一代接受教育機會多，有人會選擇一邊接受正規教育，一邊進行特殊訓練，在運動場上獲得輝煌成就後，有能力急流勇退轉換跑道，開展另一人生體験。當然他們需要付出較全職運動員和其他人更多時間和努力，更犧牲了休息時間和年輕人可以享受的逸樂自在。但心理素質強的、家人支持足夠的、有資質的都能做到。

這些優秀的新一代運動員教曉我們，人生要多線發展，年輕時不怕吃苦，日後才能自主命運。



被凝視的女運動員

本屆奧運會，有一項特別了不起的成績：女運動員佔比終於達到50%。

1900年，同樣在巴黎，女性第一次被允許參加奧運比賽，那屆巴黎奧運共有運動員997人，其中女性22人，佔比2%。2024年，奧運第三次來到巴黎，全體運動員10,500名，其中男女各5,250名，恰好分佔50%。至此，奧運賽場上首次完全實現性別平等，開創了歷史。從2%到50%，這條平權之路，走了124年；從巴黎回到巴黎，完美的數字，有如神跡。

但是，女性運動員雖爭取到了賽場上的權利，卻尚未爭取到應有的尊嚴。儘管管看上去風光無限，粉絲眾多，很多還被崇拜和讚美包圍，但許多觀眾不經意的一句話，卻暴露了即便是AI時代、即便是奧運冠軍，也始終沒能避開被凝視和被審判。

香港劍后江旻憓，雖硬撼了法國主場的王牌項目，為香港奪得首金，開創了紀錄，但公眾最津津樂道的卻是她長得好看像「小林志玲」；雖文武雙全、人稱「六邊形戰士」，熱門留言卻是在「保媒拉線」，討論她夠不夠格「嫁入霍家」、能不能「和郭晶晶成妯娌」。

被稱「最穩金牌」的跳水冠軍全紅嬋，奪冠後某電視台為其做節目，不是採訪她訓練多刻苦，而是討論「谷愛凌和全紅嬋誰更受男性歡迎」。

東奧會鉛球冠軍董立姣，記者採訪她時說：「你給我女漢子的形象。」董立姣表示不認可。記者又問「接下來對女孩子的人生有什麼規劃嗎？」攝影師也跟着碎嘴：「想找什麼樣的對象？你要和男朋友分手嘛……」

她們是奧運冠軍，她們付出了常人想像不到的努力和汗水，她們比很多男性都更優秀。但在太多人心裏，她們只要是女人，能討論的就只有婚姻。

還有關於「運動員——確切說是女運動員——該不該化妝」的話題，在2024年又被熱議了一輪，且海內外都有解說員因發言不當而成為網絡焦點。反對者們說：「上場前還能給自己化一個這麼精緻的妝，是要當網紅還是去比賽？」

看似簡單的一個問句，背後卻蘊藏着雙重綁架，一重針對運動員，一重針對女運動員。針對運動員的原罪是太多人認為運動員就必須要贏，體育就是成王敗寇。於是，並不是不能化妝，而是拿不出成績的人沒資格化妝，甚至沒資格留下姓名。但真正的現代奧林匹克精神並不是成王敗寇，甚至已經不是更快更高更強，而是團結和公平。真正的奧運精神是希望每個人都有參與體育運動的權利，並享受其中。運動員不該遭受成績羞辱，髮型造型更是個人自由。

針對女性運動員的綁架則來自更為惡意的男凝視。[「女人化妝就是為了媚男」、[「女人要賢良，不能太招搖」、[「女人要優秀，所以你要贏」、[「女人要美麗，所以不能像女漢子」、[「好女人不紋身、不染髮、不整容、不濃妝卻天生麗質」、[「什麼？你又強又美還不差錢？那你必須要找個好人家，趁年輕生個大胖子才叫完美。」]

女性用了差不多又四分之一個世紀才爭取到賽場上的平權，但顯然觀念上的平權還道阻且長。但好在女性總是特別優秀，就讓姐妹們繼續攜手前行，而在這披荊斬棘之中，謹記8字箴言：「老娘樂意，關你P事。」



當實證主義成為一種流行

劉征

我在最近幾年的大學教學當中發現一個趨勢。倘若一位教師要讓學生安靜下來，接受自己那略顯枯燥的推演過程，並最終得出一個答案，最好的方法是先給出那個答案，而後再進行推演。否則，你會發現整個教室當中會出現一種無聲的催促和無聊交織的微妙氣場。年輕人無法接受一個沒有目的、或者漫無目的的推演過程。似乎他們已經篤定這個世界上不會有什麼新鮮事。唯一能夠令他們感覺到有意義的行為是一種美學。那就是嚴密邏輯產生的完美。

來看一個大學教師是否是一個完美的邏輯推演者，而不是一個科學探索的好奇者，這自然是讓人沮喪的。畢竟，大學教師的最高理想乃是成為一個學者，所謂學者，就是承認永無止境的可能性。更何況，在一個充滿變動和未知的世界，我們卻失去對一切不可知的探索精神，僅僅專注於一種表演。儘管這種表演以非常嚴肅和嚴密的方式被要求，但是它的本質是為了展示某種完美主義。它或許是一種藝術，因為「完美」是屬於美學的範疇，但

卻無法到達科學。因為它並不前進，僅是一種回歸。就像它的倡導者孔德那樣，他用自己的智慧構建了一個理想社會，甚至想到各種細枝末節，可結果他的社會學卻沒有成功，因為社會不是被構想出來的，而是自然發展而來的。

期待得到一個結論再行推演的實證主義願望最大的問題在於沒有一絲毫的好奇心。課堂離開科學探索僅僅成為一種以知識學習作為目標卻偏離這個目標，課堂成為權力關係轉變的又一場所。學習變成評判，評判的標準在於去一個教師是否具有理性。或者還夾雜着這位師者是否具有共鳴的能力，即他是否足夠時髦。總之，這一切都與真正的知識沒有關係。學生在這裏成了一個評判者，在否認絕對未知的存在的同時，轉而品評一切。而標準是一種主體感知和理性推論的結合。

這兩者當然是一種結合，並且十分必然的成了一種標準。這種標準一方面來自於工業文明以來的理性至上主義所一直倡導的那種理性覺悟。並且，它又因理性乃是人的一種能力而回歸到一種人本主義。所以啟蒙運動既是理性的啟蒙，也是人本主義的開端，這兩個要素是同時並列在一起的。到了現在，這種並列關係成了表面上以理性作為標準，暗地裏卻給這個理性的標準前面加上一個人。那就是「我」自己。所以，一個邏輯漏洞不斷的推理是被拒絕的，不符合「我」在境遇中的真實感受的立場也是不被接受的，只有共鳴者和推理者會獲得喝彩。

我們或許會認為年輕人的這一習慣來自於互聯網。因為搜索引擎就是一種主體邏輯，它必須先意識到一個名詞或者一組名詞才能夠精確的到達最終的結論。我們會說是這種實證主義訓練讓互聯網用戶變得挑挑揀揀乃至於成了一名強迫症者。但是實證主義可不是新東西，甚至其成為學術界的標準也已經很久了。可一旦失去一個客觀的建構性目標，或者一種反思，僅僅成為一個證據，證明一種理性，或者呼喚一個潮流，它就失去了真正的職能，甚至變得有害。這種實證主義現在正在流行，並成了大眾的一種本能。值此之際，或許我們該好好反思一下這個名詞。